

第三屆全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

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李國柱（林眞） 著

第三屆全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

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李國柱（林眞）著

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---

著 作 者： 李國柱（林真）

---

責任編輯： 李克勤

---

出版機構： 林真顧問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九龍窩打老道 40號寶翠大樓11樓

電 話： 3 - 7710231

---

承 印 者： 永利印務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香港仔黃竹坑道 49號得力工業大廈

電 話： 5 - 557311

---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-287-089-9

出版日期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李國柱（林眞）著

第三屆全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

# 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## 目錄

獻辭

我是來說真話的

——也算《前言》

香港文學研究的最弱一環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過去式」之一  
應該馬上動手搶救了……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過去式」之二  
搬小凳子去吸啜母親乾枯的乳房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現在式」之一  
名作家的推銷員、廣告佬、擦鞋仔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現在式」之二

香港在變：史無前例的變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未來式」

我們應該迎向新的衝擊

——算是本文的《結論》

## 目錄

獻辭

我是來說真話的

——也算《前言》

香港文學研究的最弱一環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過去式」之一  
應該馬上動手搶救了……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過去式」之二  
搬小凳子去吸啜母親乾枯的乳房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現在式」之一  
名作家的推銷員、廣告佬、擦鞋仔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現在式」之二  
香港在變：史無前例的變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未來式」  
我們應該迎向新的衝擊

——算是本文的《結論》

目錄

## 附錄

### 林眞所藏香港新文學史料

- (一) 文學家、藝術家的照片的一部份
- (二) 香港出版的小說集的一部份書目  
附：金依對香港文學研究的信
- (三) 香港出版的期刊的一部份
- (四) 《文學家》的約稿信  
《文學家》徵稿簡約

林國河先生遺著

目錄

## 獻辭

我謹以滿腔的摯愛和熱忱，向

香港的作家、詩人和文學批評家致敬，沒有你們辛苦勤懇，不畏困難的開拓、耕耘、播種，香港就沒有詩、沒有小說、散文、戲劇，更沒有文學批評。我也向

香港文學的研究者致敬，沒有你們的努力，香港文學的研究將仍是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。但爲了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研究今後的發展和繁榮，我會對你們中的某些人，某些事作出認真而嚴肅的批評。普希金說得好：「哪裏沒有對藝術的愛，哪裏就沒有批評。」

在美國最受人攻訐、批評、指摘與嚴厲攻擊的人，並不是歹徒，也不是待決的囚犯，不是偵探；甚至也不會是一個醉得只會去找女人的酒徒。

而是美國的第一號人物：美國總統。

任重而道遠的人往往也是最受人攻擊的人。因爲人們熱愛着他，才會要求他做得更好更好。因此，對他的批評也就更加嚴厲了！

請接受我的敬意，也請體諒我的「吾愛吾友，吾猶愛真理」的赤誠！



## 我是來說真話的

——也算《前言》

我要說的，是研究香港文學的方法和材料的問題。

無論研究那一門的學問，我認為應該尊重事實，尊重證據，不應該說假話，說大話。要不說假話，不說大話，就應該尊重事實，尊重證據。不溢美、不掩過。

我看過很多有關港台文學研究的文章，有很多文章真正做到尊重事實，尊重證據。但有一些文章却是以偏概全，不盡不實。對某些人、某些事過份溢美。也為某些人、某些事文過飾非的。

這一次，我願意接受大會的邀請，就是來說真話，拿出證據來講事實。

我的講題是：《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》。

## 香港文學研究的最弱一環

——香港文學研究的「過去式」之一

先說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。

泰納在《藝術哲學》裏說過一段很有啟發性的話。他說：

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。……時代的趨向始終佔着統治地位……



## 札記

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羣衆思想和社會風氣的壓力，給藝術家定下一條發展的道路，不是壓制藝術家，就是逼他改弦易轍。

泰納認為研究一個民族文學的發展，必須注意下列三個條件：時代、環境和種族。其實，研究香港的文學的發展也該從這三個條件着眼。不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，就是香港雖然是給英國人統治着，但它的文化仍是深受它的母國影響的。所以我們研究香港新文學的發展時，一定要把它跟它的母國聯繫起來。絕對不能把它從它的母體中割切開來研究的。

我個人對香港由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這三十年的新文學發展的研究，是參考了母國文藝思潮作了這樣的分期：

第一期：由一九一九年的「五四」到一九二五年的「五卅」，是「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運動」期。

第二期：由一九二五年的「五卅」到一九三一年的「九·一八」，是「大革命時代前後的文學運動」期。

第三期：由一九三一年的「九·一八」到一九三七年的「八·一三」，是「九·一八到八·一三的文學運動」期。

第四期：由一九三七年的「八·一三」到一九四五年的抗戰勝利，是「抗日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」期。這一期應分作前後兩期。即以一九三七年的「八·一三」到一九四〇年爲前期。由一九四一年一月「皖南事變」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爲後期。



## 札記

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第五期：由一九四五年的抗戰勝利到一九四九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是「建國前後的文學運動」一期。

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十年，大體可以分爲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……等三個時期。

研究香港的新文學發生、興起、經過、變化、影響，這都是歷史研究的範圍。這個研究，一方面要擁有大量香港新文學史的史料，一方面要對這些史料作出史學的解釋。不經史家的解釋，即無史學的意義。因爲人們所求於歷史知識的，是在於知識，不在於材料。史家所能以提供歷史知識的，則必須經過解釋，方可成爲知識。

蕭一山說「史學要務，貴乎達變，尤貴乎知今，蓋知今之所以變，即知後之所當因，古人所謂因革損益，百世可知，其理不外乎此。」

但因爲在一九八〇年之前，認真研究香港新文學的人很少，有計劃有系統地搜集和整理香港新文學史料的人更少。因此，大量的香港新文學史料遺失了。周谷城在《中國通史》上說過：

史料是歷史之片段。從片段的史料中可以發見完整的歷史；但完整的歷史之自身決非即等於片段的史料。……史學家從史料中去尋找歷史，從而編著史學書籍；但並不把史料當作歷史，而只把史料當尋找歷史的指路碑及歷史的代表。若研究只止於史料的本身，考究其來源，分解其成份，加以分類，加以排比，這屬於史料學或史學概論的範圍。



# 札記

香港文學研究的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

（此處為正文內容，因圖像模糊，文字難以辨識，僅能看見模糊的繁體中文排版）